

新传奇小说

六女当铺

杜文和 著

司归的她
明代风流才子
唐伯虎在桃花庵与六位如
花似玉的如夫人构
筑了一个世外
桃源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新传奇小说

六女当铺

杜文和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女当铺 / 杜文和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3. 9

ISBN 7 - 5325 - 3391 - 3

I. 六... II. 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8278 号

责任编辑 王 剑

封面设计 关 景

插 图 胡博综

六女当铺

杜文和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5 字数 349,000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100

ISBN 7 - 5325 - 3391 - 3

G · 287 定价: 24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

一个有关风流才子唐伯虎及其
六位夫人的新传奇故事



第一章

早春三月，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。

苏州城北桃花坞有一座粉墙黛瓦的庭院，在桃红柳绿竹木扶疏的掩映中，除了清幽之外另有一种骀荡的韵致。庭院当门高悬“桃花庵”匾额——这就是吴门唐伯虎的郊外别业，也是一代情种苦中作乐的温柔之乡。

这会儿唐伯虎正伫立在门口，注目远处。时有小风微鼓阔衣，愈显其儒雅飘逸。远处的桃花、艳阳和春光，无不铺漫出诱人的气息。

唐伯虎突然“唰”地一声打开纸扇，大概是用力过猛，纸扇裂成两半。他随手将破扇扔到阶下。

一旁走出夫人沈九娘。她捡起破扇，神色立显忧郁地说：“先生准备出门？”唐伯虎略一点头。沈氏道：“人还没有出门，扇子先破。这恐怕是不吉的兆头。”

唐伯虎笑了：“我唐伯虎不信这个。”

沈氏忙道：“那回祝枝山先生……”

唐伯虎道：“世上碰巧了的事也是有的。”

沈氏道：“我看你今天还是不出门为好。”

唐伯虎仍是微微一笑：“就破了一把扇子，倒惹你那么多罗嗦。我真的不相信吉啊凶的，哪会有那么多兆头。”

沈氏叮嘱道：“小心无大错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谢谢提醒。”

沈氏道：“那今天就不能出门。”

唐伯虎又笑道：“怨唐伯虎不能遵命。”

沈氏愤愤说道：“我的话你为什么就偏是不听？如果换了她们几个？”

正说到这儿，阁楼上五个美貌的女人，分别从素荷居、黄梅居、秋香居、天葵居、梦蝶居中探出身子，朝门口张望。唐伯虎回头对她们笑了一下。阁楼上的五个女子或媚眼一抛，或回嗔作怨，或粲然一笑，或嫣然一笑，或暗一招手，可谓风情万种。唐夫人沈氏回头瞪了她们一眼。五个小妾



便齐齐缩回了身子。

沈氏一脸不悦：“我知道你现在的心全在她们的身上，难道今天就不能听我一回？今天真的不要出门。”

唐伯虎从袖中又褪出一柄折扇，摘下扇坠儿玉兔在手中掂掂：“我偏不信什么吉凶之说。你看这是什么兆头？”说着，手指一松。

沈九娘大惊失色，只见扇坠儿玉兔落到石阶上跌得粉碎。

唐伯虎大笑出门。

才华盖世的唐伯虎没有想到碰巧了的事还真应到了他的身上。这天是嘉靖二年（1523）夏历十二月初二，唐伯虎时年五十四岁。

唐伯虎骑着毛驴来到街肆。挂着驴肚两边的一双红鞋特别醒目。老仆唐佗子手捧砚台跟在后头。唐伯虎展开折扇，宏声吟咏道：“一扇桃花，年年不谢，时时春。”然后折扇一拢又吟：“一杆秃笔，事事留情，处处真。”突然，他一勒毛驴，瞪大了眼睛望着前头。

同一条街肆的前头，新任知府洪顺发正在巡街。他走到“一口香”饭铺门口，摇摇头。衙头便立即上前用水火棍捣下店匾。

店主大急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师爷在一旁道：“这匾上的字太差，有碍观瞻。”

店主道：“这招牌可是唐伯虎写的！”

洪大人厉声道：“什么唐伯虎，这大街小巷的店店铺铺，今后都要用本老爷的字。”

衙头赶紧伏下身子。洪大人便在衙头后背上背着的一摞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“一口香”三个大字。

师爷立即道：“洪大人书法，一个字五两银子。”

店主倒抽一口冷气：“天哪，一个字要五两银子？”

唐伯虎双腿一夹坐骑。毛驴朝前一窜，撞着了洪大人。

洪大人怒道：“大胆，你这畜牲！”

唐伯虎道：“谁是畜牲？”

洪大人道：“你就是畜牲，你离畜牲还有多远？”



唐伯虎伸手丈量了一下：“回大人，在下离畜牲一尺半的样子。”说完，拍驴而去。

华太师府是一座豪华的宅子。

管家正对坐在太师椅上的华太师道：“唐伯虎给老爷的画像，可是说定了是今天送来。”

华太师道：“唐伯虎不会失信。”

管家压低声音：“岭南三才子和河间双杰已经到了苏州。”

华太师道：“他们都是心高气傲之人。”

正说着，一卷纸自门外掷入。华太师和管家赶到门口，只见唐伯虎已策驴而去。

华太师道：“真才子必风流，是名士，无不随心率性。”

管家在一旁则惊叫出声：“老爷，你看。”只见他手中的纸轴上是华太师的画像，红袍官帽，只是没有画脸。

管家道：“这唐伯虎总是那么狂妄，给老爷画像怎么不画脸孔？”

华太师微微一笑：“这就是唐伯虎之所以是唐伯虎。画年轻了，未免有恭维之嫌。画老了，又怕老夫不悦。干脆，脸孔不画。其实这正合吾意。天下什么石碑最为尊贵？武则天的无字之碑。来，挂上！”

街肆上，唐伯虎骑驴闭目而行。驴子突然停下。他睁开眼睛，只见五双鞋子挡在驴前。五个女人在去路上站成一排，或喜或嗔，或怨……

素荷道：“你一个人出来逛街，就把我们五个扔在家里？”

唐伯虎赶紧下驴，“五位如夫人息怒，小生有礼了。”

五女这才扑哧失笑出声。

再说洪大人一行来到贡院前。洪大人指着“贡院”的牌子道：“这两个字好像也是唐伯虎写的。”

师爷道：“大人，这可改不得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为什么别处能改，这里就改不得？”

师爷道：“这里改写，没有人会给银子。”



洪大人道：“大胆，他敢？”

师爷连忙解释道：“这贡院是考秀才、中举人的地方，是官家的，大人改写这块匾，那润笔费问谁去要？”

洪大人道：“那就不改。”

“不，真正要改的倒是这匾。”唐伯虎走了过来，“这块匾比什么匾都急需要改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难道你也识字？”

师爷悄声道：“他就是唐伯虎。”

五女在背后神气地冷哼了一声。唐伯虎道：“这‘贡院’二字，现在越看越是别扭。‘贡’字好像少一点什么。进贡的‘贡’就像贡品，越多越好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对，越多越好，缺什么赶紧添上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贡院的‘院’，又像多了些什么？对，多了个耳朵。院子里有一个耳朵就不是好事。”

洪大人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，院子里有一个耳朵，那家里就藏不住事了。”

唐伯虎微笑道：“是大人改写还是在下改写？”

洪大人道：“当然谁写的谁改。取匾！”

“贡院”匾被捣了下来。唐伯虎从唐佗子手中取了笔墨。

洪大人忙道：“这官府的事，你可是拿不到银子的。”

唐伯虎也不答理，就将“贡”字添成一个“賣”字，又将“院”字涂掉耳朵，变成一个“完”字。贡院匾上墙，成了“賣完”匾。

洪大人道：“这才像话。”

五女掩嘴窃笑。师爷暗中触触洪大人。洪大人瞪了他一眼，一本正经地对唐伯虎说：“你就是画画儿的唐伯虎？你会画些什么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花草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画来看看。”

唐伯虎顺手就在墙上画了几朵牵牛花，道：“大人可知道这是什么花？”

洪大人道：“喇叭花。”



唐伯虎道：“大人可知道这喇叭花有哪四种品质？”

洪大人道：“你说哩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仰、软、攀、缠。”

洪大人自言自语道：“仰、软、攀、缠？”忽又道，“原来唐伯虎就这点本事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在下还会画人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画来看看。”

唐伯虎就在墙上唰唰几笔，一个不倒翁出现在墙上。洪大人道：“这画的是谁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不倒翁。”

洪大人感到费解：“不倒翁？”

唐伯虎迅速题字数行，边题边念：“头尖会钻，腹空能装。袍帽尊严，脸净心脏。摇摆不倒，稳坐公堂。”

洪大人立即鼓掌：“好，画得好。”

唐伯虎毛笔一甩，在诸妾的嘻笑簇拥下离去。

师爷一旁说：“大人，这是唐伯虎在暗中骂你，你怎么还拍手叫好？”

洪大人问道：“唐伯虎的画是不是非常值钱？”

师爷道：“是。”

洪大人道：“那不就得得了。他骂由他骂，这画可是我的了。”他脸色一威道：“把墙皮给本老爷铲回去。”

苏州直街的文章桥上卧着五个乞丐，全都敞胸袒腹，把肚皮对着太阳，一个个貌似漫不经心，眼睛却悄悄朝街路上张望。其中有一个说：“来了。”五个人立时跷起二郎腿，闭上眼睛，吹起口哨。

唐伯虎与诸妾来到这里准备过桥。谁知道这五个乞丐突然挪动身子，将桥路全都挡住。素荷上前眼一瞪：“唷，你们这是干啥？”

梦蝶亦上前问道：“存心挡道？”

五个乞丐并不理睬。

素荷道：“还不闪开，你们就没有听说过好狗不拦路这句老话？”



唐伯虎止住素荷，对五乞丐一揖：“在下向诸位借道，还请诸位行一个方便。”

一乞丐道：“给一个方便也不是不可以，那要看给谁行一个方便。”

素荷大拇指一竖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另一乞丐懒懒地瞟了一眼：“我以为是誰，不就是比我们讨饭的叫化子多穿一套齐整些的衣服？”旁边乞丐纷纷道：“绣花枕头烂稻草。”“鸡毛掸拖墨汁，滥充斯文。”“你碗大的字能不能识得一斗？”

秋香冷哼一声：“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我报出他的名字，能吓你们一跳。”

梦蝶道：“说不定会吓你们一个半死。你知道什么叫如雷贯耳？”

黄梅道：“算了，咱们绕道回去，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。”

群丐立时鼓噪起来：“怎么样？怕了吧？”“我以为是什么角色。”“板凳锯掉两条腿就能算一个人物？”“如果有种就报一个名姓出来，让咱爷们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万儿。”

诸妾气得简直就是七窍生烟。唐伯虎纸扇一合，“诸位似乎是存心与在下斗气。”

素荷说：“难道你们就没有听说过江南才子唐伯虎的大名？”

没想到五个乞丐并没有表示惊讶。一乞丐说：“你就是唐伯虎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在下站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”

乞丐说：“改名更姓也没有什么。”另一乞丐说：“唐伯虎也不过是浪得虚名。”

素荷再一次按捺不住：“一帮乞丐也敢口出狂言？既然说唐伯虎浪得虚名，那你们又算什么东西？看你们这副德性。”

一乞丐摸摸肚皮，“咱们几个仰在这晒肚皮虽不雅观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另一乞丐插道：“谁叫咱们几个满腹经纶。”

众乞丐附和道：“还有一肚诗书。”“咱们晒肚皮就是晒书。”“你唐伯虎一肚稻草，自然用不着如此这般。”

唐伯虎又唰地打开折扇。“诸位肚里的诗书，能不能让在下见识见



识？”

五乞丐一骨碌爬起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想跟我们几个比试比试？就凭你一个浪得虚名的唐伯虎，也敢跟我们几个比试？”

素荷道：“一个个大言不惭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”

唐伯虎止住素荷，缓缓道：“诸位有多少学问，尽管赐教。”

乞丐道：“那行。那就看你唐伯虎是真有学问还是假有学问。你可要听好了。”他咳一声：“上文章，下文章，文章桥上晒文章。”另一乞丐道：“你姓唐的能不能对得出来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前面有一个渡口叫‘黄昏渡’，你们可听好了：前黄昏，后黄昏，黄昏渡前遇黄昏。”众妾一齐叫好。

一乞丐道：“万砖千瓦百匠造就十佛寺，依山成居。”

唐伯虎对道：“一舟二橹三人摇过四平桥，顺水而来。”

乞丐道：“万里长江作澡盆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千年古树为衣架。”

乞丐道：“炭黑火红灰似雪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稻黄米白饭如霜。”

乞丐道：“挑柴的人是‘柴重人轻，轻担重’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赶路的人是‘路长脚短，短量长’。”

乞丐道：“月照纱窗，个个孔明诸葛亮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雪落梅岭，处处香山白乐天。”

乞丐道：“三光日月星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一阵风雷雨。”

乞丐道：“水中月是天上月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眼中人是面前人。”

乞丐道：“天近山头，到了山头天又远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月浮水面，拨开水面月还深。”

一乞丐道：“听说绍兴一带许多人以弹棉花为业，可谓‘越乡胜景，家家皆弹独弦琴’。”

唐伯虎说：“咱们苏州这里所有百姓用毛竹筒吹火，可谓‘吴下门风，



户口尽吹单孔笛’。”

乞丐道：“买酒归来风已醉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卖花人去路还香。”

乞丐道：“两碟豆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一瓯油。”

乞丐道：“我说的是‘两蝶斗’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我说的是‘一鸥游’。”

乞丐道：“雨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风。”

乞丐道：“杏花雨。”

唐伯虎对：“杨柳风。”

乞丐道：“月儿圆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风儿扁。”

乞丐道：“风怎么会是扁的？”

素荷抢道：“风不是扁的，酸气能从你们牙齿缝里出来？”

唐伯虎颌首微笑。

另一乞丐道：“你别得意过早。听着：开门早，关门迟，开门人后进。怎样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出对易，答对难，出对者先对。如何？”诸妾哄笑。只见唐伯虎挥笔在桥栏上写下：“识遍天下字，读尽人间书。”诸妾鼓掌。

“唐伯虎休得狂妄。”人群中一个人背着脸说，“你能不能接我几招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有什么不可？”

那人仍背着脸，“雨打沙滩，沉一渚，陈一渚。”

唐伯虎应声道：“风吹蜡烛，流半边，留半边。”

背面人道：“点灯登阁各读书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移椅倚桐同赏月。”

背面人一阵无语。

梦蝶道：“说啊。”秋香道：“看你还有什么？”

背面人忽然扔下一纸，疾步离去。



素荷将那纸粘在桥栏上，只见上面写着上联：“长长长长长长长。”唐伯虎在旁边写上“下联”，但下联二字写完之后便再也迟迟不能下笔。众人都目注唐伯虎。唐伯虎一时续不出下联，头上渐渐沁出了汗珠。诸妾暗暗着急。诸丐面露喜色。捧砚的唐佗子的手也在打颤。

诸丐趁机起哄：

“你不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吗？”“写啊。怎么不写？”“要么就是江郎才尽，要么就是浪得虚名。”

诸妾自然也不示弱。素荷道：“你爷爷才是江郎才尽。”秋香道：“这也算对联？这算什么对联？”天葵道：“先生，咱们回去，他们好像是有备而来。犯不着跟他们斗气。”梦蝶道：“他们好像都是胡搅蛮缠的无赖。”

唐伯虎浓眉遽耸。

这时候，一个卖豆芽的农人挤了进来。这农人望着“长长长长长长长”的上联，微笑了一下。

素荷问：“笑什么笑？”

农人道：“我当什么对联。这有什么难对！”

素荷道：“这连咱们家大才子唐伯虎都对不出来，你一个卖豆芽的难道也能对得出来？”

农人二话不说，从背筐里抓出几把豆芽撒在那上联的下面，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。唐伯虎愣愣地望着上联下的一溜豆芽，忽有所悟，不觉一阵虚火攻心，急忙背身吐出一口鲜血，身子也晃了一下。诸妾急忙过来。唐伯虎将血帕迅速藏进衣袖。

天葵道：“走吧。咱们回去。”

五丐又鼓噪起来：“怎么，对不出来就想一溜了之？”“对不出来就给咱们五个磕一个响头，求咱们五个给你想想。”

五妾大怒。唐伯虎拦住她们，提笔在上联下面又写了七个“长”字，结果就变成上联：“长长长长长长长。”下联：“长长长长长长长。”

五丐复噪：“这也是对联？”“这算什么对联？”……

唐伯虎不予答理，复提笔在“识遍天下字”前加了“发奋”二字。在“读尽人间书”前加了“立志”二字，这才掷笔大笑而去。背后，五个乞丐也一阵



哄然大笑：“别走啊，有能耐的就别走。”“你唐伯虎这回可是栽了。”……

唐伯虎远远道：“小子，你们再好好瞧瞧！”

文章桥头，五个乞丐对着那一副对联议论纷纷。

一乞丐说：“都说他唐伯虎才气过人，不过如此。”

另一乞丐说：“就这也算对联？”

一乞丐说：“难说，他唐伯虎好像悟出了一点什么。”

另一乞丐说：“他能悟出什么？”

一乞丐说：“这也能说是一副对联那就什么都是对联了。唐伯虎尚且不过如此，那苏州的其他才子就更不在话下了。”

“阁下口气不小。”一位儒雅潇洒的书生走了过来，“这几个字谅你们五个未必认识。阁下能不能念来听听？”

乞丐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苏州秦池，认识的称我癫狂书生。怎么样，能否念来听听？”

一乞丐道：“这又何难。”随即“长长……”地念了一遍。

秦池笑道：“阁下请听我秦池念给你们听听。”随即念道：“长(掌)长(常)长(掌)长(常)长(掌)长(掌)长(常)长(常)长(掌)长(常)长(掌)长(常)长(常)长(掌)”

五丐相视一愣。秦池大笑离去。

桃花庵照壁前有一副抱柱联，上书：“笔下才华少有，胸中韬略无穷。”落款“唐伯虎自题”。唐伯虎在诸妾簇拥下回到这里，在抱柱联前默立片刻，将上联中的“有”字与下联中的“穷”字撕去。背后的诸妾相视一笑。

这时唐夫人沈九娘出来，诸妾急忙散去。唐伯虎突感一阵目眩，身子又晃了一下。

沈氏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后背有一点痒。”

沈氏道：“上午出去虽然没有什么事情，看你现在的气色好像很累，要多休息。”



唐伯虎双手一拱道：“谢夫人提醒，唐某遵命。”沈氏嗔了他一眼离去。唐伯虎等夫人走远，用扇柄在门环上轻击了三下。只见内庭院中一排阁楼上，分别从素荷居、黄梅居、秋香居、天葵居、梦蝶居中走出五位各具风情的女子，齐朝唐伯虎奔来。她们谁都没有想到今天果然会是桃花庵唐门遭难的一日。

秋香道：“先生是不是还为刚才的那事生气？”

唐伯虎道：“唐某虽是心高气傲，但也还是知道什么叫‘豁达’。”

素荷道：“现在正是桃花盛开，我们也该出去散散心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对，否则也对不起这大好春光。人生在世，该快乐时就快乐。走。”

唐伯虎率诸妾来到桃花盛开的梦墨亭旁，说道：“此地甚好。”便在石凳上当先坐下。

三妾秋香从袖中退出一枝毛笔，“蒙恬将军求见苏州唐伯虎。”

四妾天葵取出墨锭，“徽州墨侯大人驾到。”

五妾梦蝶则取出一卷皮纸，“会稽楮先生前来拜访。”

大妾素荷扭动肥胖的身躯，从怀里取出砚台，“我这里有砚田半亩。”

唐伯虎遍视五妾，以扇柄击掌，缓缓道：“人人都知道文房四宝，我唐伯虎偏有文房五宝。”

一身书卷气息的才女天葵不觉扑哧失笑出声：“文房五宝？这倒新鲜。”

活泼灵动的秋香粲然笑道：“都是先生胡诌，天下哪有文房五宝？咱们怎么从没有听说过哩？”

青楼脂粉味未脱的梦蝶媚了唐伯虎一眼，嗔声道：“想必是先生故意逗乐，存心耍我们高兴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不，文房里真该有五宝，缺一宝不行，你们猜猜，我唐伯虎文房中究意有哪五宝？”众皆口面面相觑。唯独二妾黄梅端然正色，似乎早已了然于胸。

正在这时，桃林中突然闪出一条人影，迅速隐到假山背后。

肥胖的大妾素荷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胸脯一拍，“我知道了。不错，一定



不错。先生敢情是说咱们五个。我素荷，你黄梅，你秋香，你天葵，你梦蝶，咱们五个不就是先生书房里的五宝。一定是的，就这意思。”

唐伯虎道：“除了这，就再想不到别的？”

梦蝶帮着素荷道：“难道这还不对？素荷姐说的一定不错。”

唐伯虎笑望黄梅。熟稔端庄的黄梅这时才从背后转出一只酒壶：“请恕杜康先生来迟。”

唐伯虎接壶笑道：“知我者，黄梅……”说到这，瞥见其余诸妾面有怨色，便转口道：“知我者，黄梅、秋香、天葵、梦蝶、素荷也。俗话说，纸者，阵图也，笔者，刀矛也，墨者，盔甲也，砚者，城池也，是谓文房四宝。其实还应该再加一宝——酒者，将军也。无酒便无叱咤风云，无酒便无才思泉涌，无酒便无笔墨纵横，便无砚田扬鞭、纸上驰骋。”

唐伯虎说完便举壶痛饮。最后才将壶中残酒斟进砚中，然后一边磨墨一边吟唱：

桃花坞里桃花庵，
桃花庵里桃花仙。
桃花仙人种桃树，
摘了桃花换酒钱。
酒醒只在花前坐，
酒醉还来花下眠。
半醒半醉日复日，
花落花开年复年。
但愿老死花酒间，
不愿鞠躬车马前。

众妾又从四下里拢来，但见唐伯虎提笔便在纸上掷下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几个大字，附书“六如居士唐伯虎自题”一行，随即掷笔仰天大笑。岂料笑声戛然而止，随着身子晃了几晃，便颓然委顿在地。众妾大惊失色。似乎乐极生悲的老话，再一次在这里得到了应验。众美妾七手八脚，连拖带拥地将不省人事的唐伯虎架回桃花庵。

大夫人沈氏迎面奔来，一声断喝：“放下。”五妾慌忙将唐伯虎倚坐在



一棵桃树下。但见沈氏极麻利地在唐伯虎鼻底人中一阵按捏。昏迷着的唐伯虎仍旧昏迷不醒。沈氏又急忙转到他身后，连击数掌。唐伯虎仍然无动于衷。秋香、天葵、梦蝶在一旁抽泣出声。沈氏便又附着唐伯虎耳朵轻声悄语了几句什么，奇怪的是唐伯虎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秋香等立即转悲为喜。

沈氏瞪了她们一眼：“还不快扶当家的回去。”

此时，假山背后的那人影倏忽离去。

众妾上前扶起唐伯虎，七手八脚，你牵我拽，谁都用力又谁都用不上力，扶着唐伯虎趑趄趑趄。

沈氏一挥手：“闪开闪开，都给我闪开。”她排开众妾，背起唐伯虎就走，边走边道：“你们这些男人，比馋猫还要贪腥，吃着碗里望着锅里，就以为女人越多越好。看看现在，多，只能添乱。”

随在后头的黄梅、秋香等人互望一眼，撇了撇嘴。大妾素荷一脸疑惑，悄声道：“这黄脸婆会什么法术，怎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他就醒了？”梦蝶小嘴一撇：“先生往日常说我们是心啊肝的，宝啊贝的，原来他心还是在大房身上。大房一句话比圣旨还灵。”天葵轻声嘟囔：“谁叫人家是大房，是正室，是结发夫妻。”素荷斜了天葵一眼：“别肚里有一点墨水就憋不住往外渗，什么正室啦，结发夫妻的？难道因为是结发夫妻，脸上的皱纹就成了菊花？”秋香道：“咱们几个可别怄气。你们说刚才大房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话？”

众妾你望我我望你，最后将目光聚向黄梅。黄梅道：“这还用猜吗？你们说什么话最能打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？这不明摆在这儿。”众妾自然还是一脸疑惑。秋香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就说来听听。”黄梅回道：“急什么，往后看，到时候自会明白。”说到这，秋香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掉头就走。

秋香匆匆来到华府。“秋香叩见老太爷，唐先生病了！”

华太师闻言疾起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像病得不轻。”

“快，快将铁门槛柳大夫请去。”